#殴打信使#

问题：江苏一家长认为家长群让家长承担了老师的工作，

称「我就退出家长群怎么了」，为什么家长群会变成压力群？

这是个无解的时代问题，抱怨也没有多大用，抱怨发泄完了，后面还是要自己拉下面子求加回的。

这个问题的大背景，其实是中国自己处在一个奋勇追赶的时代，一切都处在“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状态下。

这说的是一切，一切的一切——没有任何一个行业、一个领域，在中国是被视为“可以悠闲一点，随遇而安一点”的。

无论是工农兵学商，我们参与的是全面的竞争，而且处在一个“不胜即死”的危险规则之下。别人输了，还可以指望做个面团团小康之乡，我们输了，以我们的体量和能量，对手不把我们肢解致残，是不能安睡的。

在“不胜即死”的规则之下，如果胜利无望，那么自然也会有人能顺其自然，娱乐至死，问题是我们卧薪尝胆七十年——不，是两百年——现在正在历史上最强盛的时期。你作为第二名，每一步都踢到第一名的屁股了，而你如果输了就会死，你能放弃得了吗？

此其一。

其二，中国不是一个放任型社会、不是应激式的制度设计，中国信奉的是选贤任能，然后高瞻远瞩、总体规划，采取的是对决策层开放一切治理工具的使用权。在这个基本政治哲学的原则里，只要能服务于战略目标，没有任何因素会去规定“某事不可做”、“某法不可立”。

这就意味着“不放弃”、“抓紧追赶”的战略判断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政策制定、行政管理、经济宏观调控、市场机制……被自然的下发到社会的每一个层面，每一个角落，无形中使得拒绝担当应分角色的社会成员自动的蒙受机会成本的损失——这或者是以你丧失特定机会和资源的方式，或者是以奖励你的对手的方式，但结果都同样分明。

每一个层面、每一个角落，意思是不管你是手作口吃，还是家财万贯、权位滔天，在整体战略里都安排了你的职责，都有为你准备的约束和规则，其实并没有谁有这种不受打扰的桃花源，可以置身事外，“无忧无虑”。

换言之，在这场民族复兴/国家求存两面一体的历史进程中，没有人能自外，这是一个不以个人喜怒为转移的宏观的历史现实。

这甚至都不是决策层自己要无事生非，主动选择的，而是历史安排给中国这样一个特殊民族、特殊国家的天命。

所谓天与弗取，反受其咎——天意要你坐这个位置，要坐上去要辛苦万分，坐上去了要痛苦万分，但你要贪懒不受，你要面对的会比这份辛苦和痛苦凶险万倍，甚至可能会不容你生存下去。

不吃敬酒，就要吃罚酒，根本没有“不喝”这个选项，给你的福利只有“主动喝敬酒的可以选喝什么牌子”而已。你要主动喝，你可以挑茅台，你满地打滚喊不喝，历史会拎着你的脖领子给你灌工业酒精兑白水，灌到你眼瞎ta都不会手软一软。

这个大前提分清楚了，再看在公立教育上的具体问题。

这个宏观现状，分解到班级一级，意味着教师从教育部和家长两个方面都会面对极其沉重的压力。这种压力和一个部门主管同时面对公司高层和客户两方面的压力没有本质的区别。

如果你把ta们的业绩目标量化，会发现这这个量化后的“业绩指标”的数字大得可怕。

可以这么说——一个手腕圆熟、管理有效的班主任的才干门槛，绝不逊色于一名互联网大厂的经理。

你想想ta们那个工作内容的强度——ta们要管理30-70名心智尚未完全发育、社会化程度有限的个体，手上只有几个并不向ta们汇报、人事关系不由ta们决定的同僚。如果只是科目老师，那么连这有限的管理权也没有。

你们部门的领导有直接管理50人，还全是行为不可测的、背后关系你得罪不起的新手吗？而且是每天开会，每天评价考核，每天安排任务这种强度？你们全公司有几个人在应付这个强度的工作？

你设想一下，换了是你，你会不会用尽你一切正式和非正式的影响力去摊派、转授你的管理压力？换了你是ta的领导，你会不会默认允许ta们这样做？

这不是“家长有怨言”就能改变的安排，怨了也还是这样安排。因为这其实不是谁特别心理变态要凭空折腾谁，而是种种因素导致的别无选择，乃至于是已经尽量优化了之后的别无选择。

你发泄完了，你还是要求加群的，不过你也可以放心——除非这个老师是个菜鸟新人，否则ta们早已见多了这种世态冷暖，对你根本没啥特别纠结的——这就像外科医生已经见多了ICU外崩溃的家属，不会把ta们的很多话放在心上一样。

你道个歉，事情就过去了，太阳照常升起。

不道歉，不加回，也没人会来追究你、勉强你，你时间久了自己还是会扛不住的。

多来几次你会发现——其实这些“情绪爆发再修复”的过程本身很耗能。不折腾还轻松一些，折腾了到最后一算是纯损失，为难别人也为难自己，实属无谓。

几乎没人在故意跟你为难，只是在做历史的信使而已。

殴打信使，其实只是一种无聊的愚蠢行为。

编辑于 2023-09-05

<https://www.zhihu.com/answer/3197938092>

---

评论区:

Q: 回想起小时候教育，大概90后那个时代吧。

家长管得严，且很配合教师严格管教，虽然对于自己课业压力很大，但是回想起来如果那个时候被放任“对教师不满就可以消极对抗”，首先这个家长就会被当做其他家长的公敌——ta一定会影响到教师的教学质量。

而且真的后怕，如果小时候跟老师“对着干还成功了”，自己现在会变成什么鬼样子。

---

Q: 不吃敬酒，就要吃罚酒，根本没有“不喝”这个选项，给你的福利只有“主动喝敬酒的可以选喝什么牌子”而已。你要主动喝，你可以挑茅台，你满地打滚喊不喝，历史会拎着你的脖领子给你灌工业酒精兑白水，灌到你眼瞎ta都不会手软一软。这话说的太极端了，一个正常的社会应该给人说不的权力。

A: 老天爷就没有给“说不”的权利，所以从哪变出来去向下分配？

那只能是从别的邻居身上加码，给你省出来的。

难道你希望为了部分人可以享受说不的特权，让邻居多背几吨？

问题是邻居肯吗？

---

Q: 发展中国家通病吧？我看隔壁印度也很卷

A: 多得是发展中国家“乐天知命”的

Q: 真好啊，不像我们必须累死累活[大哭]

A: 好啥啊，那意味着那些国家几乎只有少数世袭家族把持一切经济命脉，其它普通人极少被给予参与社会决策的机会，长期生活在近乎赤贫的生存线上

Q: 意思就是，那些国家的穷人连公平的读书考试的机会也没有吗？[大哭]

A: 非洲至今没有扫盲。

你听说过多少印尼工程师或者科学家？

---

Q: 为什么开头和文中都在写老师承受压力，并利用家长群向家长分摊职责，结尾却笔头一转，说家长最后会自行加回家长群？

A: 形势不由人

---

更新于2025/2/5